



触摸神圣: 张承志小说中的感官体验与宗教表达¹

李浩昌*

兰实大学文学院中文系

Touching the Sacred: Sensory Experience and Religious Expression in Zhang Chengzhi's Novels

Li Haochang*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Rangsit University, Thailand

Article Info

Research Article

Article History:

Received 17 February 2025

Revised 1 April 2025

Accepted 3 April 2025

关键词

张承志,
感官叙事,
宗教神圣性,
民族文化认同,
现代性反思

*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address:

haochang.li@rsu.ac.th

摘要

张承志的小说通过感官叙事构建了一个融合宗教神圣性与民族文化认同的文学世界, 展现了人与自然、信仰及文化之间的深刻关联。本文选取《心灵史》、《金牧场》、《黑骏马》《北方的河》、《西省暗杀考》五部代表性作品, 探讨其感官叙事的艺术表现及其在宗教表达与民族文化中的作用。通过分析视觉、听觉、触觉等多感官体验, 揭示张承志如何借助自然景观、宗教仪式与人物情感的描写, 传递信仰的神圣性与文化象征。同时, 论文探讨感官叙事在重建神圣感、反思现代性去神圣化中的独特价值, 分析其在当代文学与文化语境中的贡献。研究表明, 张承志的感官叙事促成了宗教与文学、个体体验与集体记忆、传统文化与现代性之间的深度对话, 为少数民族文学与宗教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与研究路径。

¹ This paper is a partial result of the research project titled *Touching the Sacred: Sensory Experience and Religious Expression in Zhang Chengzhi's Novels*, funded by the Rangsit University Research Institute, Project No. 70/2567.

Keywords:

Zhang Chengzhi,
sensory narrative,
religious sacredness,
ethnic cultural identity,
modernity critique

Abstract

Zhang Chengzhi's novels construct a literary world that integrates religious sacredness and ethnic cultural identity through sensory narration, exploring the profound connections between humans, nature, faith, and culture. This study selects five representative works—*History of the Soul*, *Golden Pasture*, *Black Steed*, *The River in the North*, and *The Assassination Examination in the Western Province*—to examine the artistic expression of sensory narration and its role in religious representation and ethnic culture. By analyzing the multi-sensory depictions of vision, hearing, and touch, this study reveals how Zhang Chengzhi conveys religious sacredness and cultural symbolism through natural landscapes, religious rituals, and emotional experiences. Furthermore,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unique role of sensory narration in reconstructing the sacred and reflecting on the secularization of modernity, highlighting its contribution to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discourse.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Zhang Chengzhi's sensory narration facilitates an in-depth dialogue between religion and literature, individual experience and collective memory,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offering new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and research approaches for ethnic minority literature and religious literature.

1. 引言

1.1 背景介绍

张承志是中国当代文学中具有独特地位的少数民族作家和思想者，其作品广泛涉及宗教信仰、民族认同以及人类精神追求等重大主题。他出生于 1948 年，成长于北京，回族身份和伊斯兰文化对其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张承志以草原题材的作品崭露头角，《黑骏马》(2001)、《北方的河》(2015a) 等小说以其深沉的情感、细腻的叙事以及强烈的宗教精神赢得了广泛赞誉。1985 年出版的《心灵史》被认为是其文学事业的重要里程碑，这部小说通过描写回族同胞的抗争史，表达了对信仰和人类尊严的深刻思考。

张承志的文学创作受到多元文化的熏陶。他不仅继承了回族传统文化与伊斯兰教的精神内核，还受到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思想以及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这种复杂的文化背景赋予他的作品以多层次的思想深度与表现形式。他的作品既关注个人的心灵史，也着眼于民族和社会的集体记忆，呈现出鲜明的文化张力。

近年来，随着感官文化研究的兴起，学界逐渐注意到张承志作品中感官叙事的重要性。他的小说通过细腻的视觉、听觉、触觉描写，构建了一个充满宗教象征与神圣体验的文学世界。例如，《黑骏马》中辽阔草原的视觉呈现、《心灵史》(1991) 中诵经声的听觉描写以及《北方的河》中自然触感的细腻表达，不仅体现了他对感官世界的敏锐感知，还传递出对信仰和神圣性的独特理解。这种通过感官体验传达宗教信仰与民族文化的写作方式，使张承志的作品具有了独特的艺术魅力与思想价值。

与此同时，在文学与宗教研究领域，感官叙事作为一种重要的表现方式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感官体验不仅是个体感知世界的重要途径，也是文化、信仰与精神世界得以传达的重要载体。然而，在现有的张承志研究中，对其感官叙事的分析尚不够系统，特别是在其宗教表达与民族文化建构的联系方面，研究尚属初步探索阶段。这种学术空白不仅限制了对张承志文学艺术价值的全面认知，也未能充分挖掘感官叙事在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中的潜力。

基于此，本文拟以张承志的代表性小说为研究对象，探讨其作品中的感官叙事如何构建神圣性，揭示宗教信仰与民族文化的文学表达方式。通过对视觉、听觉、触觉等感官体验的细致分析，试图揭示张承志如何通过感官世界构筑宗教神圣性，并进一步阐明感官叙事在其文学创作中的独特价值与意义。

张承志不仅在中国文学界享有盛誉，其独特的宗教视角与少数民族文化表达也使其作品在跨文化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作为一位融合汉文化与伊斯兰文化背景的回族作家，他的作品深刻反映了中国多元文化社会中的信仰冲突、身份认同与历史创伤。这种文化与宗教的双重特性赋予其作品以独特的思想深度与研究价值。对于泰国及其他东南亚地区的读者而言，张承志的作品提供了一种理解中国回族与伊斯兰文化在文学中如何表现的重要窗口。本文通过对其感官叙事与宗教表达的系统分析，不仅有助于深入理解张承志文学中的宗教性与文化性，也有助于拓展泰国学界对中国当代宗教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的认知视野。

1.2 研究范围

本文以张承志的五部重要小说为主要研究对象,包括《心灵史》(张承志,1991)、《金牧场》(张承志,2015b)、《黑骏马》(张承志,2001)、《北方的河》(张承志,2015a)和《西省暗杀考》(张承志,2015c)。这些作品不仅体现了张承志在不同创作阶段的文学风格与思想发展,也集中展现了感官叙事与宗教表达的深度交融。

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2.1 感官体验的文学呈现: 本文将分析张承志作品中视觉、听觉、触觉等感官描写的细节,探讨这些描写如何丰富叙事的表现力,增强文学表达的感染力。特别关注自然景观(如草原、沙漠、河流等)与宗教场景(如祷告、仪式、清真寺)中的感官细节,探讨这些细节在塑造人物情感与传递文化意义中的作用。

1.2.2 宗教表达与神圣性的构建: 本文将研究感官体验如何在张承志的小说中服务于宗教表达,特别是通过感官叙事构建神圣性意象。重点关注祷告、仪式等宗教活动中的感官描写,探讨这些描写如何传递信仰的力量与神圣性。

1.2.3 多感官叙事与文化表达的交织: 研究视觉、听觉、触觉等多感官叙事在张承志作品中的交织,分析这些感官体验如何构建少数民族文化的象征性表达。结合宗教体验,探讨感官叙事在张承志作品中对民族认同与文化遗产的作用。

1.3 研究目的

本文以张承志小说为研究对象,从感官叙事与宗教表达的角度,探讨其作品的文学特质与文化价值。具体研究目的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3.1 揭示感官叙事的文学功能与特点: 探索张承志小说中视觉、听觉、触觉等感官描写的叙事功能,分析这些描写如何塑造人物形象、传递情感、构建情节张力,并增强文本的表现力与感染力。通过梳理感官细节在叙事中的作用,总结张承志感官叙事的独特性及其在当代文学中的艺术价值。

1.3.2 探讨感官体验与宗教表达的深层关联: 研究感官体验如何在张承志作品中承载宗教精神与神圣性的表达,重点分析宗教仪式、自然景观与感官感知的结合方式,揭示感官世界在宗教体验的文学化与象征化中的功能。例如,祷告中的听觉描写与草原景观的视觉意象如何构建宗教神圣性。

1.3.3 感官叙事在张承志作品中的民族文化记忆与跨学科研究: 探讨张承志作品中感官叙事如何连接宗教信仰与民族文化,展现少数民族文化认同与多元文化遗产的价值。同时,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引入感官哲学、宗教学与生态文学理论,分析宗教叙事与感官世界的交互关系,丰富张承志作品的解读维度,拓展宗教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框架与实践路径。

1.4 研究意义

本文通过对张承志小说中的感官体验与宗教表达进行深入探讨, 为相关领域提供新的解读视角, 其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4.1 学术意义: 张承志的作品是宗教文学与民族文学研究的重要对象, 但以感官叙事为核心的系统研究尚不多见。本文通过分析感官体验如何塑造宗教表达, 深化对其文学艺术特质的理解, 并为宗教文学、生态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视角, 拓展感官叙事在文学研究中的应用。

1.4.2 文化与社会意义: 感官体验不仅是张承志小说的重要叙事手段, 更是构建民族文化记忆和宗教象征的关键方式。本文从感官与宗教结合的角度, 揭示少数民族文化中独特的感知方式及其如何通过文学语言得以呈现, 并探讨这一叙事策略对当代社会理解人与自然、人与信仰关系的现实启示。

1.4.3 文学创作意义: 张承志作品中的感官叙事展现了文学表现力与叙事手法的创新潜能。本文的研究不仅为当代文学创作提供新的叙事思路, 还能启发作家如何通过感官体验深化宗教表达, 拓宽文学叙事的表现空间, 为当代文学的多样性发展提供借鉴。

1.5 研究综述

张承志作为当代文学中的重要作家, 其作品以鲜明的民族性与宗教性成为研究热点。学界围绕其作品已从多个角度展开深入探讨, 尤其关注其宗教与民族文化表达的深度融合、苦难叙事的神圣化、自然与宗教的象征性关联, 以及跨文化的文学视野等方面, 并取得了诸多成果。然而, 尽管前人研究已从多维度揭示了张承志文学的艺术价值与文化意义, 但对于感官叙事与宗教表达的系统性探讨仍存在明显空白。因此, 本文将通过梳理前人研究成果, 归纳主要研究方向与代表性观点, 明确研究现状与不足, 并进一步说明本文研究的独特价值与学术贡献。

1.5.1 宗教与民族文化的深度交融: 张承志以少数民族作家的身份, 用文学形式探索宗教与民族文化的结合, 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之一。顾广梅 (2012, pp. 84-91) 全面分析了张承志如何通过宗教主题强化民族文化认同。她指出, 《心灵史》通过宗教信仰的书写, 不仅描绘了回族历史与精神, 也表现了在异质文化冲突中少数民族的文化坚守与抗争。此外, 陈国恩 (1995, pp. 15-24) 提出, 张承志的作品将伊斯兰教义转化为文学叙事的象征与隐喻, 如在《黑骏马》中通过宗教仪式与自然景观的结合, 突显了民族文化的神圣性。这些研究揭示了张承志如何将宗教信仰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 使信仰不仅具有超验性的精神意义, 同时也成为文化认同的关键。然而, 已有研究主要关注宗教与民族文化在主题层面的融合, 对感官叙事如何将宗教体验具象化, 使其超越抽象概念, 成为可感知的文学表现, 尚未深入探讨。

1.5.2 苦难与抗争的神圣叙事: 张承志对苦难书写的宗教化处理, 是其文学创作的一大特色。李东芳 (2006, pp. 75-79) 指出, 张承志通过“苦难崇高化”表现人生的终极意义, 赋予了苦难以宗教的神圣性。在《心灵史》中, 民族的抗争与牺牲通过祷告与仪式的感官化表现, 成为神圣化的过程。类似的观点也体现在刘复生 (2006, pp. 57-65) 认为张承志的小说

塑造了一种民族抗争的“宗教仪式化”表达形式。这些研究多关注苦难的象征性,强调其在宗教信仰体系中的精神意义,但对感官叙事如何塑造苦难氛围,使其在阅读体验中具备震撼力与感染力,尚缺乏细致分析。

1.5.3 自然与宗教的象征性表达: 张承志笔下的自然景观往往承载着宗教意象,是文学与宗教深度交融的载体。黄发有 (1999, pp. 60-65) 指出,张承志通过草原的辽阔、河流的奔腾和沙漠的沉寂,表达了宗教信仰的深刻意象。例如,《黑骏马》中草原风暴的描述不仅是自然场景的再现,更象征了信仰对人心的震撼和洗礼。类似地,何清 (1996, pp. 96-104) 分析了张承志如何以自然景观书写宗教体验,并将自然作为神圣性的物质化体现。虽然已有研究揭示了自然景观的象征意义,但对感官叙事如何增强宗教体验的真实感,使自然不仅作为象征物存在,更成为信仰得以感知的媒介,探讨尚显不足。

1.5.4 跨文化视野与文学传播: 张承志作品中呈现出的跨文化视野和民族性主题在国际学术界亦备受关注。黄发有 (2014, pp. 18-28) 指出,张承志通过视觉化的宗教符号与感官化的场景描写,使其作品超越了民族与宗教的界限,在全球化语境中展现了普世价值。

《北方的河》中以黄河为核心的宗教象征,正是文化认同与普世精神结合的典型例子。此外,白草 (1999, pp. 37-40) 提出,张承志在作品中注重通过民族文化符号展现跨文化共鸣。这些研究强调了张承志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传播价值,但更多关注文本的主题、符号学意义,而对感官叙事如何增强文本的跨文化可读性,使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通过感知世界进入文本,尚未展开深入研究。

1.5.5 个体体验与时代精神的文学书写: 部分研究着眼于张承志作品对个体生命体验与时代精神的表达。吴碧云 (1987, pp. 52-53) 详细分析了张承志个人生命经历如何影响其创作,尤其是在知青经历的基础上形成了他对民族、宗教与自然的深刻体悟。《金草地》以主人公的内心独白和自然感知书写了知青时代的迷茫与觉醒,为当时的社会图景提供了独特的感官化表达。已有研究触及了感官体验与文学表达的关联,但主要集中在人物成长与时代背景的结合上,对感官叙事如何塑造个体体验,使人物的成长、信仰与文化认同通过具体的感官世界得以深化,尚未形成系统性的研究。

尽管前人研究在宗教性、民族文化、自然象征等方面取得了丰富成果,但多集中于主题分析与符号解读,尚未系统探讨感官叙事与宗教表达之间的交织关系。特别是视觉、听觉、触觉等感官体验在文学叙事中的具体功能,以及它们如何传递宗教神圣性与文化象征,仍未成为研究重点。本文以感官叙事为切入点,系统分析张承志作品中感官体验与宗教表达的深层关联,不仅填补了这一研究空白,也为少数民族文学与宗教文学提供新的理论视角与方法论支持。通过结合感知哲学、宗教学与生态文学等跨学科理论,本文探讨感官叙事如何赋予宗教象征具体的文化内涵,并揭示其在塑造文学意象、构建信仰体验和强化民族认同方面的独特作用。研究不仅深化了对张承志文学宗教性与艺术性的理解,也拓展了少数民族文学在感官表达与宗教书写方面的研究路径,为感官文化与宗教文学的交叉研究提供新的学术思路与理论支撑。

1.6 研究方法与理论工具

1.6.1 研究方法

(1) 文本细读法: 文本细读是一种强调对文学作品的语言、意象和叙事结构进行细致分析的方法, 尤其关注作品在微观层面的艺术表现及其如何传递思想情感。在本研究中, 文本细读的核心在于对张承志代表性作品 (如《心灵史》《黑骏马》《北方的河》《金牧场》等) 中感官叙事细节的深入解读, 考察其如何通过视觉、听觉、触觉等多重感官描写, 塑造人物情感、建构情节张力, 并展现宗教神圣性。

(2) 跨学科研究方法: 张承志的作品具有深厚的宗教文化背景, 并涉及对现代性、民族认同、生态伦理等问题的思考, 单一学科的研究范式难以充分解析其作品的复杂性。因此, 本研究采用跨学科的方法, 将文学研究与宗教学、感知哲学、生态文学等领域相结合, 探讨感官叙事与宗教表达之间的互动关系。

1.6.2 理论工具

(1) 莫里斯·梅洛-庞蒂 (Maurice Merleau-Ponty) 的感知现象学, 梅洛-庞蒂 (2001, p. 124) 在《知觉现象学》(*Phénoménologie de la perception*) 中强调, “感知并非单纯的生理或心理活动, 而是人与世界建立关系的基本方式。他认为, 身体是知觉的主体, 个体通过视觉、听觉、触觉等感官体验世界, 并在其中寻找意义。” 因此, 感官不仅是认知的工具, 更是一种建构世界的方式。张承志小说中的感官叙事, 与梅洛-庞蒂的理论高度契合。他的作品通过视觉、听觉、触觉等多感官描写, 使人物与世界、人与自然、人与神圣之间形成紧密联系。此外, 感知现象学强调身体在认知中的核心作用, 而张承志的小说正是通过身体感知来展现宗教体验。

(2) 米尔恰·伊利亚德 (Mircea Eliade) 的宗教理论, 米尔恰·伊利亚德 (2002, p. 62) 在《神圣与世俗》中指出, “神圣性是一种超越世俗经验的存在, 它通过象征、仪式和叙事得以显现。神圣空间与世俗空间之间存在本质区别, 前者往往通过特殊的地点 (如寺庙、圣山、河流)、仪式行为 (如祷告、献祭) 以及宗教象征 (如光明、净水) 得到体现。” 伊利亚德的理论为分析张承志作品中神圣性的建构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框架。张承志的小说以丰富的宗教象征和仪式性叙述, 将神圣性具象化。

(3) 生态文学理论, 生态文学理论强调自然不仅是文学的背景, 更是文本意义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生态批评 (ecocriticism) 的一部分, 生态文学探讨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关注自然景观如何在文学作品中承担象征意义, 甚至成为具有主体性的存在。张承志的小说深受生态意识影响, 其作品中的自然景观不仅是人物生存的环境, 同时也承载了宗教神圣性。生态文学理论的另一个核心议题是环境伦理 (environmental ethics), 即人类如何与自然建立和谐关系。

在本研究中, 这三种理论相互交叉, 共同构成了分析张承志小说感官叙事与宗教表达的理论框架: 感知现象学, 强调感官体验如何塑造人物的宗教感知, 使信仰成为具体可感的

体验。宗教理论解析张承志如何通过自然象征、仪式叙述和神圣空间构建宗教神圣性。生态文学理论强调自然在宗教表达中的作用,并探讨张承志作品中的环境伦理问题。

2. 研究文本与感官叙事及宗教表达

2.1 研究文本简介

2.1.1 《心灵史》——信仰与历史叙事

《心灵史》是张承志最具代表性、影响力深远的长篇小说之一,最早发表于 1991 年,并于 1994 年正式出版。小说围绕哲赫忍耶教派的历史展开,通过人物回忆、民间口述、文献解读等方式,追溯这一教派自清代以来的信仰传承、社会变迁及其在政治动荡中的抗争与生存,重构了一部既关乎民族兴衰,又关乎灵魂救赎的“心灵史”。“张承志以超群的语言能力、巨大的思想深度、开阔的知识视野、傲人的学术底气承担了一种使命。他既是哲赫忍耶教派写作一部历史,同时,这一写作行为也是将这种民族和宗教的秘密向全中国和整个世界公开,使之成为人类共同的遗产和财富。”(旷新年, 2015, p. 6) 小说以第一人称“我”的视角展开,主人公是一位回族知识分子,他在寻访与思考的过程中,逐渐揭开哲赫忍耶教派的历史,试图理解自身的文化身份,并重建这一群体的精神遗产。

小说的核心议题是信仰如何在历史变迁中塑造民族意识,并成为个体生存的精神支撑。在清朝的镇压、民国的动荡以及现代社会的变革中,哲赫忍耶教派的穆斯林人物始终依托信仰作为精神支柱,并在信仰的召唤下进行抗争。这种信仰的力量不仅塑造了个人命运,也影响了整个民族的历史走向,使信仰与历史在文本中交融,形成了一种超越世俗时间的精神纽带。张承志通过对宗教仪式、自然景观、历史遗迹的感官化描写,使信仰的神圣性得以具象化,增强了文本的沉浸感和文学感染力。此外,小说采用回忆、访谈、史料解读等多重叙述方式,使历史叙事不仅仅是对过去的再现,更是一种精神探索,在时间与空间的处理上突破了线性叙事的限制,使历史与现实交错呈现,强化了作品的思想深度。

作为一部兼具文学性、思想性与历史价值的作品,《心灵史》不仅是对回族穆斯林历史的书写,也是一种对文化认同与信仰力量的深刻思考。小说以诗意且富有象征意味的语言,构建了一个充满张力的精神世界,使其超越了一般历史小说的框架,成为一部探讨民族精神、历史叙事与信仰存续的经典文本。

2.1.2 《金牧场》——现代性与信仰危机

《金牧场》首次发表于 1987 年《昆仑》杂志第 2 期,是一部深刻探讨现代化进程对传统文化与宗教信仰冲击的作品。不同于《心灵史》对历史与民族精神的追溯,《金牧场》更关注个体在现代社会变迁中的精神困境,尤其是传统信仰在现代性冲击下的动荡与重塑。小说不仅展现了牧场这一具体地域的社会变迁,更以此为背景,描绘了现代化如何在物质、伦理与精神层面对传统社会形成挑战,进而引发文化认同与信仰体系的危机。

小说围绕“我”在牧场的成长经历展开,讲述了他在传统与现代、信仰与世俗、群体归属与个体追求之间的挣扎与觉醒。广袤的牧场曾承载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活方式,然而,随着现代化的深入,传统牧场生活的社会结构、伦理观念乃至人与自然的关系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张承志通过对牧民日常生活、信仰实践及社会关系的细腻描绘,展现了现代性如何逐步渗透进这一原本稳定的文化体系,使个体在信仰、价值观与生存方式上陷入困惑。小说中的人物既无法彻底抛弃过去的信仰与文化,又难以完全适应现代社会的规则与秩序,形成了一种心理与身份上的撕裂感,赋予小说沉郁而富有张力的情感基调。

小说的核心议题是信仰在现代性语境下的存续与危机,正如许子东所言:“《金牧场》里有两个抗争主题:民族屈辱感和荒原对都市,荒凉对浮躁。”(许子东, 2021, p. 138)在现代化的冲击下,传统的伦理秩序逐渐崩解,信仰从社会生活的核心退至边缘,成为某种被质疑、甚至被遗忘的存在。与此同时,小说并未完全否定现代化的合理性,而是展现了个体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求平衡的复杂心理过程。牧场不只是生存空间,更是精神寄托之地,而它的衰落象征着信仰体系的瓦解,也映射出文化变迁中个体的迷失与挣扎。

在叙述风格上,张承志延续了抒情与哲思交融的表达方式,通过对草原等自然元素的感官化描写,使牧场成为信仰、文化与历史交织的象征。小说的语言既富有诗意,又蕴含深刻的现实批判,使得《金牧场》超越了一般的乡土叙事,成为对现代性冲击下个体精神状态的反思性书写。小说最终引导读者思考,在物质进步的同时,个体如何在信仰与现实之间寻找精神归属,这也使其在当代文学研究中具有持续的现实意义。

2.1.3 《黑骏马》—— 草原文化与感官世界

《黑骏马》最初发表于 1982 年《十月》杂志第 6 期,是张承志极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小说以辽阔的内蒙古草原为背景,通过主人公在草原上的成长经历,展现了游牧文化的魅力,并探讨了个体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身份认同问题。不同于《心灵史》对信仰历史的追溯,《金牧场》对现代性冲击的批判,《黑骏马》更侧重于人与自然的深刻联结,以及传统游牧文化在现代化变迁中的冲突。小说以黑骏马这一核心意象,象征游牧民族自由奔放、不羁向前的精神,同时隐喻主人公的成长历程和文化归属。

小说围绕主人公白音宝力格在草原上的生活展开,讲述了他在驯马、策马奔驰的过程中领悟游牧民族对速度、力量与自由的追求。然而,随着现代化的推进,草原生态环境逐渐变化,传统游牧生活方式受到冲击,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导致年轻一代对自身文化认同的迷失。主人公在传统与现实之间徘徊,既向往草原的辽阔,又不得不面对现代社会的诱惑与挑战,在这一过程中,他不断思考自身的归属问题,展现了文化变迁下个体的迷茫与挣扎。“现代文明世界的生活图景——个体无差别地淹没在拥挤喧嚣的人群中,面目可憎的公文和会议展示了现代科层制管控下的社会运作方式,人际的摩擦和关系门路指向利益支配下高度理性化的社会交往习惯。在由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主导的世界里,语词和行为相割裂,人的内在性被扭曲,无论‘事业的建树’还是‘人生的真谛’,都难以正面确立。”(李晨, 2024, p. 162)

张承志在《黑骏马》中运用了细腻的感官叙事,使草原的辽阔、马蹄的疾驰、风声的呼啸等元素极具沉浸感,增强了作品的现实质感。同时,小说在成长叙事的基础上融入了对文化存续的深刻思考,使其不仅是一部关于游牧文化的小说,更是一部探讨现代化背景下民族文化变迁的作品。《黑骏马》以诗意现实主义的风格描绘了人与自然的紧密联系,使其成为当代文学中富有民族特色与时代意义的重要文本。

2.1.4 《北方的河》——黄河意象的宗教象征与感官叙事

《北方的河》首次发表于1984年《十月》杂志第1期。小说以黄河为核心意象,探讨了历史、信仰与现代性之间的复杂关系。在作品中,黄河不仅是一条地理意义上的大河,更承载着民族记忆、宗教象征和文化认同等多重意涵。杨宸指出:“将知青经验对象化为表征着地理中国的河流,并以外向赋形的方式寻找能将知青一代的情感、记忆与对象化的地理中国统一起来的恰当‘形式’,最终在美文式的民族‘形式’中将地理中国提升为积淀了独特民族历史的‘文化中国’。”(杨宸, 2019, p. 96)这一观点揭示了黄河在张承志笔下不仅是自然景观的再现,更是历史与文化的象征性存在。小说通过对黄河的感官化书写,使其成为个体精神探寻、民族文化回溯与现代社会批判的重要载体。

小说的情节围绕主人公“我”沿着北方的五大河流——额尔齐斯河、黄河、湟水、永定河和黑龙江的旅程展开,在这一过程中,他不仅经历了地理空间的穿行,也完成了对历史与信仰的精神追溯。黄河在作品中被赋予了浓厚的宗教意味,它既象征着自然的无尽力量,也映射了信仰的坚韧不拔。主人公的经历折射了现代性背景下个体信仰的动摇和民族认同的危机。他在旅途中不断回顾过往历史,思索黄河沿岸的文化变迁,同时也在现实的冲击下,体会到传统信仰体系的断裂与重构。小说展现了一种动态的信仰体验,即信仰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在时代变迁中不断被重塑和诠释。

张承志在《北方的河》中延续了他一贯的诗意现实主义风格,并运用了丰富的感官描写,使黄河的壮丽景象、奔腾水势、泥沙翻滚等元素极具沉浸感,增强了作品的现实质感。小说通过视觉、听觉、触觉等多重感官体验,使黄河不仅是历史叙事的背景,更成为影响人物心理、塑造信仰体验的重要媒介。在成长叙事的基础上,作品融入了对文化存续的深刻思考,使其不仅是一部关于黄河的小说,更是一部反思现代性影响下民族文化变迁的文本。这部小说以其独特的叙事视角和深厚的文化意涵,在当代文学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2.1.5 《西省暗杀考》——信仰、革命与暴力体验

《西省暗杀考》发表于1989年6月号的《文汇月刊》,是一部极具冲击力的作品,它以革命斗争为背景,探讨信仰、暴力与历史正义的复杂关系。小说不仅描绘了革命者在极端困境中的精神挣扎,也深刻反思了暴力作为政治工具的伦理困境。“小说贯注的是对不公正历史与外族欺凌的愤怒和抗议,对凝聚有世代心血的信仰的维护和敬仰。作家在塑造主人公伊斯儿时,着力表现了这个从家仇族恨的血泊中幸存的复仇者如何在种种挫折与磨难中日趋成熟的经过。”(彭丽萍 & 王红昕, 2006, p. 130)小说不仅是对个体复仇心理的剖析,更在更广阔的历史视角下,思考革命正义、暴力的限度以及信仰在政治动荡中的作用。

小说的情节围绕主人公伊斯儿的成长与复仇展开。伊斯儿幼年遭受家族灭门之苦，在民族压迫与个人仇恨的交织下，他走上了革命道路。在这一过程中，伊斯儿不仅经历了体能与意志的锤炼，更在信仰、道德与革命行动的冲突中不断自我反思。小说通过他的成长历程，展现了个人信仰如何在极端环境下被重塑，以及暴力如何成为革命者的必然选择。伊斯儿从最初的仇恨驱动，到对革命事业的认同，再到面对暴力手段的质疑，经历了一场深刻的精神蜕变。这种成长叙事不仅关乎个体命运，也映射了革命者在信仰与现实、正义与残酷之间的挣扎。

张承志在《西省暗杀考》中采用了纪实风格的叙述方式，使作品兼具历史真实感与文学表现力。小说在语言上冷峻而富有张力，尤其在暴力描写上极具震撼力，使读者能够直观感受到革命者所经历的残酷现实。这种感官化叙事不仅强化了小说的沉浸感，也使得暴力体验成为文本中不可回避的议题。此外，小说在时间与空间的处理上打破线性叙述结构，现实与回忆交错，进一步加深了人物心理的复杂性。通过这部作品，张承志不仅探讨了革命历史的正义性，也提出了暴力与信仰的深层冲突，使小说在政治、伦理与哲学层面都具有重要的讨论价值。

2.2 感官叙事的文学功能

感官叙事作为文学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联结情感、文化与象征的重要桥梁。张承志的小说通过调动视觉、听觉、触觉等多感官体验，营造出丰富的文学世界，其叙事功能既提升了作品的艺术表现力，又深刻服务于宗教表达与民族文化传递的双重目标。在张承志的文本中，感官叙事并不仅仅是对现实的描摹，而是用细腻的感知和多层次的叙事手法为读者呈现一个立体的文学空间，同时传递人物内心的情感与文化象征的深刻意涵。

在文学创作中，感官叙事首先体现在对文本艺术性的增强上。张承志的作品尤为突出地通过感官的描写创造了一种身临其境的感知体验，使读者不仅能“看到”作品中的视觉意象，还能“触摸”到场景的温度与质感。例如，《黑骏马》中对暮色的描写极具感官特质：“暮色已经降临。西方半个天空斜斜地布着暗蓝色的条云，正将沉没的残阳把那厚重的云层底部烧得蓝里透红。暮霭轻轻飘荡，和远方盆地里的晚饮融成一片。我骑着钢噶·哈拉，向罩着蓝红色晚霞的西方走着，水一样清凉的风扑入心里，我周身发冷。我的心情沉重而坚决地朝西走着，向古代骑手走向自己的末日一样。”(张承志, 2001, p. 74) 暗蓝的暮色在视觉上充满了张力，而暮霭飘荡、清凉如水的风等细节使听觉与触觉也被赋予了表现力。张承志不仅通过这样的描写塑造了一个真实可信的自然环境，还利用感官语言营造了独特的文学氛围。在这样的氛围中，读者既可以感知到暮色的清凉和孤寂，又能体会到人物内心的情感起伏。这种通过感官叙事所构建的文学空间具有多维度的特性，使得文本不再只是语言的载体，而成为一种综合感官体验的艺术实践。

在张承志的小说中，感官叙事往往成为文化记忆的激活器与民族认同的象征。少数民族文学中感官体验的重要性在于，它能够再现特定民族的生活质感与文化意涵，使得民族文化通过感知具体化为鲜活的文学表现。例如，《黑骏马》中的草原书写不仅是对自然景观的还原，更承载着蒙古游牧文化的深厚积淀。草原的气味、颜色以及风的声音共同构成了游

牧文化的感官体验,使读者在感知中重新发现少数民族文化的独特性。此外,感官叙事通过民族符号的具象化强化了文化记忆的传承与民族认同的建构。例如,在《北方的河》中,黄河不仅是地理空间的象征,更通过对其奔腾不息的声音与视觉壮观的描绘,成为民族精神的象征。这种感官化的文化书写不仅让读者感受到张承志作品的艺术魅力,更唤起了对民族身份与文化遗产的共鸣。

值得注意的是,张承志的感官叙事不仅停留在传统的风物描写层面,而是与人物的生命体验、情感认同紧密结合。例如,在《北方的河》中,张承志 (2015a, p. 24) 描写主人公跌入河水的细节:“一下跌入中流,他就吃惊地发觉黄河正疯狂地搂着他飞跑。一条小鱼碰了他的大腿一下,他觉得那鱼像是对他闪电般的一刺。”触觉成为传递内心孤独与渴望的重要媒介。读者不仅能够“看到”这一动作,还能通过具体的感官体验感知人物深层次的情感诉求。此外,草原的风声、水流的冰凉或沙漠的灼热都成为情感书写的重要手段,这些感官化的细节描写强化了人物与自然的联系,同时也使读者能切身感受到人物在宗教与文化认同中的挣扎与追寻。

张承志的感官叙事还具有一种“历史体验”的功能,它不仅是对现实世界的再现,更是对历史记忆的重新构造。在《西省暗杀考》中,张承志 (2015c, p. 368) 写到:“老哥的头给砍飞了,直楞身架还为他挡给了几个火枪,才也硬硬地睡翻了。”通过对暴力场景的感官描写,张承志使革命者的心理挣扎得以可视化。血腥、痛苦、恐惧、绝望,这些情绪通过细腻的感官描写被放大,使得暴力不再只是概念性的讨论,而成为可感知、可体验的现实。这种感官化的历史叙事,不仅让读者在情感上更容易进入文本,也让历史书写摆脱了单纯的理性叙述,而成为一种触动身体与感知的体验。

感官叙事在张承志的小说中是一种具有多重功能的叙事策略。它不仅通过细腻的感知描写提升了文学文本的艺术表现力,还在宗教象征与文化表达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视觉、听觉、触觉等感官体验,张承志不仅塑造了具有感染力的文学空间,还建构了深刻的宗教与文化象征,使其作品成为文学艺术性与文化深度相结合的典范。这种感官化的叙事策略,不仅赋予张承志的作品以独特的美学价值,也为读者提供了超越语言的文学感知体验。

2.3 宗教神圣性的文学表达

宗教神圣性是文学中常见且富有深刻意涵的主题,它不仅承载着信仰与文化的象征,更是人物情感与精神追求的重要表现形式。在张承志的小说中,神圣性通过感官叙事得以具象化,其独特的文学表达形式将抽象的宗教理念融入具体的叙事结构之中。通过自然景观、宗教仪式和人物的内在体验,张承志赋予神圣性以动态的文学生命,使其成为文本主题与叙事内核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3.1 神圣性与宗教象征的融合

宗教神圣性不仅在自然景观和宗教场景的描写中得以展现,还通过人物的内在体验和精神追求进一步深化。张承志在文本中塑造了一系列怀抱信仰、经历精神考验的人物,

他们的内心挣扎、顿悟与升华构成了宗教神圣性的核心体验。这种体验往往与感官叙事紧密结合,使信仰的神圣性不再是抽象的理念,而是具体可感的生命状态。例如,在《心灵史》中,人物在精神探索的过程中经历了饥饿、疲惫、孤独等身体极限的考验,“这么穷苦饥饿地活,不如当一个舍西德死¹,……今天的虫蚁不如的日子,怎能抵消那个念想! 束海达依,那个字眼多么辉煌,它是怎样地啮咬着、折磨着现代人的心啊。舍西德,那目标多么捷近,追上它就能不再受苦,它不单是天堂的光采,它也是现世的解脱。”(张承志, 1991, p. 237)正是在这些痛苦的体验中,神圣性的光辉才得以彰显。身体的感受成为通向信仰世界的重要路径,这与宗教实践中常见的苦修、静思、祷告等仪式形成呼应,展现了信仰的体验性特质。

此外,张承志还通过历史叙事强化宗教神圣性的表现。他的作品往往将个人的宗教体验与民族历史叙事结合在一起,使神圣性不仅是一种个人精神的超越体验,更是一种集体文化记忆的象征。例如,《西省暗杀考》虽然在主题上涉及革命与暴力,但其中关于信仰的表达依然贯穿始终。革命者的献身不仅是对政治理想的追求,更是在精神层面上的信仰实践,这种信仰超越了宗教本身,而成为一种更广义的神圣性体现。这种处理方式使张承志的文本在宗教神圣性的书写上超越了传统的宗教文学,而是将信仰置于更广阔的文化、历史和社会语境中考察,使之具有更强的思想深度。

张承志的宗教神圣性表达并非单向度的颂扬,而是伴随着信仰危机与精神挣扎。在《金牧场》中,现代性带来的世俗化冲击对传统信仰构成了威胁,人物在信仰与现实之间徘徊,展现了现代社会中宗教神圣性的复杂性。这种信仰的矛盾性使张承志的作品在宗教表达上更具思想张力,也使得神圣性的呈现更加丰富和多维。

张承志的宗教神圣性表达是一种多层次的文学实践,它不仅通过自然景观、宗教仪式和人物体验展现信仰的神圣性,还通过历史叙事和现代性冲突赋予其更深的文化内涵。这种表达方式不仅增强了作品的文学质感,也为宗教神圣性的文学表现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即通过感官叙事和历史叙事,使神圣性成为可体验、可思考的文学存在。

2.3.2 神圣性与人物内在体验的联系

在张承志的小说中,人物的内在体验与宗教神圣性紧密相连,信仰的神圣性往往在痛苦、孤独、挣扎甚至死亡的极端境遇中得以显现。宗教体验不仅仅是通过仪式、象征物等外在形式展现,更深刻地嵌入到人物的情感世界与精神觉醒过程中。人物在生理与心理的双重极限下对神圣性的感知,使得信仰成为一种拯救性的存在,为个体提供超越世俗困境的可能性。

¹ 注:“舍西德”(Shahid)是阿拉伯语的音译,意为“殉教者”或“烈士”。在伊斯兰教中,“舍西德”是对那些为安拉之道献出生命的穆斯林的尊称。其内涵最初较为广泛,凡是信仰坚定、遵循主道的穆斯林,若因捍卫信仰而战死沙场,或因坚持信仰而遭受迫害致死,亦或是在为宗教治学、求学过程中逝世,抑或在朝觐、宣教途中病故,甚至是因难产而去世的穆斯林妇女,都可被称为“舍西德”。这一称谓不仅承载着对逝者的崇高敬意,更体现了伊斯兰教对信仰忠诚和无私奉献精神的高度肯定。

例如,在《心灵史》中,主人公的信仰经历充满了精神的磨难与顿悟。在历史变迁、文化冲突以及个人命运的交错中,他的信仰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在苦难中被不断锤炼与深化。宗教不仅是一种认同方式,更是一种应对痛苦、寻找存在意义的手段。这种信仰的动态性符合伊利亚德所提出的宗教体验的本质,即人在世俗困境中通过超越性的体验重新确立自我。文本中的人物往往要经历“痛苦—反思—顿悟”的过程,而这种过程的核心正是宗教神圣性赋予个体的启示。

此外,张承志的作品还通过对身体感官的描绘,将宗教体验具体化,使其不再是一种抽象的理念,而是可感、可触的生命经验。在《黑骏马》中,主人公在草原上的跋涉是一种身体与精神的双重考验。他所经历的风霜、寒冷、孤寂,不仅仅是生存挑战,更是一种近乎宗教式的修行。张承志通过风的呼啸、皮肤的刺痛、冰冷的河水等感官细节,使信仰的神圣性成为一种具体的生理体验。正如伊利亚德 (2002, p. 102) 所指出的,宗教仪式中的感官体验(如沐浴、斋戒、苦行)本质上是为了通过身体的极端体验唤醒人的宗教意识。在张承志的文学中,这种感官体验同样具有类似的功能,使得人物的信仰追求得以深化,并最终达到精神上的升华。

2.3.3 神圣性与民族文化的表达

在张承志的文学叙事中,宗教神圣性不仅关涉个体信仰的体验,同时也是民族文化得以展现的重要媒介。宗教往往承载着民族的历史记忆、价值体系和身份认同,而神圣性的塑造则使这一文化特质具有了超越世俗的意义。在张承志的笔下,宗教信仰不仅是一种精神指引,更是一种民族共同体得以维系的重要纽带,它既提供了个体超越自身困境的可能性,也在集体层面上构建了文化认同的基础。

在《心灵史》中,回族的宗教信仰并不仅仅是一种个人的精神追求,而是深深嵌入到民族的集体记忆与文化实践之中。书中详细描绘了回族的礼拜仪式、宗教节庆、清真寺的建筑风格等,使得宗教信仰不仅成为一种超验性的体验,也是一种文化身份的表征。例如,在描写开斋节时,张承志通过视觉、听觉与嗅觉等多重感官叙事,展现了节日的神圣氛围:礼拜者们齐声诵经的声音、清真寺内肃穆的灯光、空气中弥漫的食物香气等,都共同构成了一种宗教神圣性与民族文化交融的氛围。同时张承志 (1991, p. 196) 在书中写道:“他们找到地点,在河里洗净,跪下并燃香。他们神情肃穆,不理睬围观,径自念起悼念的古兰选章——只为了中国史上一个微忽的细节。”这一细节通过回族信徒在历史现场的虔诚举动,凸显了宗教信仰如何超越个人体验,成为民族历史记忆与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这种感官化的叙事不仅增强了文本的文学表现力,也使得回族的宗教生活超越了具体的宗教实践,而成为民族身份得以确立和传承的重要途径。

此外,在《北方的河》中,黄河这一意象不仅具有自然地理的意义,更被赋予了宗教和民族文化的象征价值。黄河不仅是回族生存环境的一部分,也成为他们文化记忆和信仰体验的重要载体。在小说中,奔腾的黄河水象征着民族历史的流转,黄河的浩瀚、神秘、不可捉摸的特质与宗教体验中的“超越”感相呼应,使得黄河成为一种神圣的象征。正如张承志

(2015a, p. 13) 所写: “他激动地喃喃着: ‘嘿, 黄河, 黄河。’ 他看见在那巨大的峡谷之底, 一条微微闪着白亮的浩浩荡荡的大河正从天尽头蜿蜒而来。蓝青色的山西省的崇山如一道迷蒙的石壁, 正在彼岸静静肃峙, 仿佛注视着这里不顾一切地倾泻而下的黄土梁茆的波涛。大河深在谷底, 但又朦胧辽阔, 威风凛凛地巡视着为它折腰膜拜的大自然。” 这一描写通过细腻的视觉意象, 赋予了黄河神圣而威严的气质, 使之不仅仅是自然景观, 更成为回族民族精神的象征。这种象征既体现了回族文化对自然的敬畏, 也折射出信仰在民族精神建构中的重要性。黄河的意象强化了民族文化的整体性, 使神圣性不再局限于宗教范畴, 而是延展至更广阔的文化层面。

从这一角度来看, 张承志的宗教神圣性书写不仅构建了回族文化的自我认同, 同时也使这一文化超越了狭隘的民族范畴, 进入更广阔的文化对话空间。他的文本展现了宗教信仰如何在历史变迁、文化冲突与个人命运的交织中塑造个体与集体的身份, 并在这一过程中成为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力量。正如米尔恰·伊利亚德 (2002, p. 62) 所指出的: “宗教的神圣性不仅提供了超越世俗困境的可能性, 同时也构建了一种‘宇宙化’的秩序, 使民族文化在时间的流转中保持其内在的连续性和精神的恒定性。” 在张承志的小说中, 宗教神圣性不仅是一种宗教体验, 更是一种文化实践, 它通过象征、仪式、苦难经验等多重方式, 使民族文化在不断变迁的时代中得以确立自身的位置, 并在面对现代性危机时依然保持其精神上的完整性。

张承志的小说通过宗教神圣性的表达, 使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与普世价值得以共存。他的作品不仅展示了回族信仰的独特体验, 也通过对黄河、草原、革命信仰等意象的描绘, 将宗教的神圣性与更广阔的文化背景联系在一起。在这一过程中, 宗教信仰不仅是个体的精神支撑, 也成为民族文化得以存续与发展的动力源泉。这种宗教神圣性与民族文化的双重表达, 使张承志的作品在文学性、思想性与文化意义上都达到了高度的统一, 也使其在中国当代文学乃至全球文学的宗教书写中占据了独特的位置。

2.3.4 神圣性对现代社会的反思

张承志在宗教神圣性的书写中, 深刻回应了现代社会的精神危机。他的作品不仅探讨了神圣性在宗教信仰与民族文化中的作用, 也在现代性背景下展现了对信仰缺失与社会异化的反思。现代社会的理性化、世俗化进程不断削弱传统宗教在个体与社会层面的影响力, 使得人与神圣性之间的联系逐渐疏远。然而, 张承志通过感官叙事, 使神圣性的体验重新进入文学表达, 从而形成了对现代社会精神状况的深刻批判。

在《黑骏马》中, 草原不仅是自然景观的呈现, 同时也是宗教体验的场域。辽阔的草原、呼啸的风声、骑手与马匹的互动, 共同构成了一种神圣化的自然感知。这种对自然的神圣书写, 不仅表现了人与自然的紧密联系, 也暗含着对现代社会物质化、都市化进程的反思。现代社会中的人逐渐脱离自然, 信仰也被消解, 然而, 在张承志的叙事中, 草原依然保持着一种超验性的力量, 使人在其中重新找回内在的秩序。正如张承志 (2001, pp. 142-143) 所写: “当我的长调和全部音乐那久久不散的余音终于悄然尽的一霎间, 我滚鞍下马, 猛地把身体扑进青青的密草丛之中。我悄悄地亲吻着这苦涩的草地, 亲吻着这片留下了我和索米娅的斑斑足迹和

炽热爱情,这出现过我永志不忘的美丽红霞和伸展着我的亲人们生路的大草原。我悄悄地哭了。青绿的草茎和嫩叶上,沾挂着我那含丰富的、告别昔日的泪珠。我想把已成过去的一切都洒于此,然后怀着一颗更丰富、更湿润的心去迎接明天,就像古歌中那个骑着黑骏马的牧人一样。”这段叙述以细腻感官描写,将草原赋予了超越现实的神圣性,使其成为承载个人情感、民族记忆与信仰体验的重要空间。这种描写方式,使得自然不仅仅是一种生存环境,更是一种精神归属地,它提供了个体与神圣性重新连接的可能性。

在《西省暗杀考》中,革命信仰的塑造展现了现代社会另一种神圣性。张承志在小说中探讨了革命信仰如何填补传统宗教衰落留下的精神空缺,同时也揭示了革命信仰本身的困境。在现代化进程中,理性主义和功利主义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传统的宗教信仰难以维系,而革命话语则一度成为新的神圣性载体。然而,张承志通过叙事展现了革命信仰内部的矛盾——它既提供了一种超越个人利益的价值体系,同时也可能导致暴力、极端化的政治实践。这种对革命神圣性的反思,使得小说不仅仅是一部历史叙事,更成为对现代社会精神状况的审视。

在《金牧场》中,现代社会的物质化倾向与宗教信仰的张力成为叙事的核心议题。小说描绘了在现代化进程中,人们如何在宗教信仰与世俗生活之间挣扎。工业化、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传统的宗教伦理遭遇挑战,信仰的纯粹性被现实的复杂性所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下,张承志通过主人公的精神历程,展现了信仰在现代社会中的存续方式。信仰不再是一种单纯的教义遵循,而是一种在复杂现实中寻求意义的努力。这种探索不仅属于个人,也映射出整个社会对神圣性在现代生活中的可能性的思考。

张承志的宗教书写,在现代社会语境下,不仅是对传统宗教的再现,也是对现代社会精神困境的深刻反思。他的作品揭示了信仰在现代社会中遭遇的挑战,同时也展现了人们如何在现实与神圣之间寻找平衡。通过感官叙事,他使宗教体验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可感的生命体验,从而为现代社会提供了一种精神性的回应。这种书写方式,使得神圣性不仅仅属于宗教领域,也成为文化、社会乃至哲学思考的重要议题。

3.张承志文学中的感官叙事与神圣性建构

3.1 视觉的宗教象征

在张承志的小说中,视觉不仅是感知世界的重要方式,更是建构神圣性的重要叙事手段。视觉意象不仅增强了小说的艺术表现力,也承载了宗教象征意义,使信仰体验在文学空间中具体化。他的作品通过辽阔的自然景观、宗教仪式的庄重氛围以及人物目光的表达,将视觉叙事与宗教体验紧密结合,营造出一个充满神圣感的文学世界。这种视觉化的宗教象征不仅塑造了独特的审美体验,也深化了小说的精神内涵,使得信仰在读者的阅读过程中变得可感、可见。

自然景观的视觉呈现是张承志塑造宗教神圣性的重要方式。辽阔的草原、汹涌的河流、苍茫的沙漠, 这些壮丽的自然景象不仅是人物行动的背景, 更是一种超越世俗的象征空间。在《黑骏马》中, 草原的广袤无垠通过视觉描写展现出一种近乎宗教般的神圣性。主人公站在草原上, 望向地平线的尽头, 天地间的辽阔与深邃使人产生敬畏之感。这种视觉体验不仅塑造了环境的壮美, 更暗示了一种精神上的超越, 草原成为通向神圣的象征性空间。同样, 在《北方的河》中, 黄河的视觉描写赋予其超越自然的象征意义。黄河不仅仅是一条流经北方的河流, 它的浑厚、激荡、奔腾的形象在视觉上展现了一种原始而神秘的力量。河水的流动性象征着历史的延续, 也象征着信仰的生生不息, 使得黄河在小说中成为宗教象征的重要载体。在《金牧场》中, 沙漠的视觉描写则呈现出另一种神圣感。漫无边际的金色沙丘, 在阳光的照耀下反射出耀眼的光芒, 使整个世界仿佛被一种神秘的力量所笼罩。这种视觉意象使得沙漠不仅是一个地理空间, 更是信仰考验与精神启示的象征。通过这些自然景观的视觉化呈现, 张承志成功地将宗教神圣性融入到自然描写之中, 使自然成为信仰体验的重要场所。

宗教仪式中的视觉描写同样是张承志建构神圣氛围的重要手段。在《心灵史》中, 清真寺的建筑、祷告仪式的动作、信徒的面容, 这些视觉元素共同构成了一种庄严的宗教氛围。清真寺的穹顶在光影变化中展现出神圣的美感, 祷告者的身影在晨光或黄昏的映衬下显得尤为虔诚, 这种视觉描写不仅增强了小说的画面感, 也传递出信仰的崇高性。特别是在祷告场景中, 张承志细致描绘了信徒们低头跪拜、手掌向上展开的姿态, 眼神的专注与虔诚在视觉上强化了宗教仪式的神圣性, 使信仰的体验超越语言, 直接通过视觉传递给读者。仪式中的光影变化、服饰的色彩、空间的布局等细节描写, 使得宗教体验不仅仅停留在叙述层面, 而成为一种可见、可感的神圣现实。这种视觉化的宗教象征使得信仰不再只是抽象的理念, 而是通过形象的感知变得更加真实和触动人心。

除了自然景观和宗教仪式, 人物的视觉感知也成为张承志展现神圣性的关键方式。在他的小说中, 人物的目光往往不仅仅是观察世界的方式, 更是对信仰的体悟。例如, 在《金牧场》中, 主人公夜晚凝视远方微弱的绿色灯光, 这道微光象征着希望、救赎, 也隐喻了信仰的力量。人物的凝视不仅是对现实的关注, 更是对精神世界的探索, 使信仰成为一种可见的存在。同样, 在《黑骏马》中, 主人公注视着广袤的草原, 目光所及之处并不仅仅是自然风景, 而是一种精神召唤。草原的辽阔、天际的光线、云层的流动, 这些视觉元素共同构成了一种超越个体生命的神圣体验。人物通过目光进入了一种冥想状态, 使信仰成为直观可感的现实。

视觉体验在张承志的小说中往往与其他感官体验相互交织, 构成多维度的宗教叙事。在自然景观的描写中, 视觉与听觉、触觉等感官体验结合, 使得神圣性的表达更加丰富。例如, 在《北方的河》中, 黄河的滔滔水声与其雄伟的视觉形象相互映衬, 使得黄河不仅在视觉上令人震撼, 也在听觉上充满力量。这种多感官叙事强化了宗教象征的表现力, 使得神圣性不仅仅停留在单一感知层面, 而是通过多维度的体验形成完整的宗教氛围。

在张承志的文学世界中,视觉不仅是对世界的感知方式,更是一种通向神圣体验的媒介。通过辽阔的草原、激荡的黄河、苍茫的沙漠,张承志赋予自然景观以宗教象征,使得信仰与自然融为一体。通过宗教仪式的视觉化描写,他展现了信仰的庄重与虔诚,使神圣性成为可以直接感知的现实。通过人物目光的描绘,他展现了信仰体验的个人化过程,使神圣性成为内在精神世界的一部分。这种视觉化的宗教象征不仅增强了小说的艺术感染力,也使张承志的作品在文学层面与宗教层面之间建立起了一种深刻的联系,使得信仰成为可见、可感、可体验的文学现实。

3.2 听觉的神圣体验

在张承志的小说中,听觉作为感官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增强了作品的艺术表现力,还构建了一种独特的神圣体验。听觉意象往往与宗教仪式、自然声音以及人物的内在感知相结合,形成了一种超越世俗的氛围,使信仰在听觉感知中得以具象化。通过诵经声、风声、水声等听觉元素的描写,张承志赋予宗教体验以深刻的听觉维度,使神圣性不仅是可见的,更是可听的。这种听觉叙事不仅丰富了文本的感官层次,也深化了信仰的感知方式,使得神圣性超越语言的表述,成为可以直接被感知和体验的存在。

宗教仪式中的听觉描写是张承志构建神圣氛围的重要方式。在《心灵史》中,诵经声的描写贯穿整部作品,成为信仰表达的核心听觉意象。伊斯兰教的诵经不仅是一种语言实践,更是一种声音体验,它通过声音的震动、回响以及节奏,创造出一种超凡脱俗的氛围。在小说中,主人公置身于诵经声中,耳边充盈着阿拉伯语经文的吟诵,那种低沉而悠远的声音在空间中回荡,使整个场域弥漫着神圣的气息。诵经声不仅是对宗教仪式的客观描绘,更是一种感官上的浸润,使得信仰在听觉感知中得以强化。这种听觉体验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它不仅让人物进入宗教沉思的状态,也使读者在阅读中感受到信仰的力量。正如米尔恰·伊利亚德(2002, p. 73)所指出的:“宗教体验往往伴随着听觉的震撼,声音在仪式中的重要性不仅在于传递信息,更在于它所营造的超越性氛围。”在张承志的笔下,诵经声成为信仰的一种声音象征,它不仅传递了宗教的庄严,也使得神圣性在听觉维度上得以具象化。

除了诵经声,清真寺中的钟声、祷告时的呢喃的声音等细节,也构成了听觉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心灵史》中,清晨的钟声响起,伴随着微风轻拂,一种宁静而庄重的氛围随之展开。这种听觉意象不仅标志着时间的流转,也象征着信仰生活的规律性和神圣性。祷告时的呢喃声则是一种极具个体性的听觉体验,它不像宏大的诵经声那样具有公共性,而是更具私密性和沉思感。在《北方的河》中,主人公在黄昏时刻低声祷告,这种呢喃不仅是一种祈愿,也是一种听觉上的自省。在张承志的小说中,声音不仅是外在的宗教实践,更是一种内在的精神体验,它通过听觉的层次性,使信仰得以深化。

自然声音的描写是张承志听觉叙事的重要维度。在他的作品中,风声、河流的汹涌、草原的寂静、马匹的嘶鸣等声音,往往与人物的宗教体验相交织,构成了一种听觉上的神圣氛围。例如,在《黑骏马》中,主人公独自骑行在草原上,周围只有风声和马蹄声。这种听觉

上的寂静使得草原不再只是一个地理空间，而成为一个神圣的冥想场所。在这种听觉体验中，人物感受到自然的浩瀚与自己的渺小，从而进入一种接近神圣的精神状态。同样，在《北方的河》中，黄河的水声成为小说中重要的听觉意象。黄河的波涛汹涌，在听觉上展现出一种宏大的力量，它不仅象征着自然的伟力，也暗示着信仰的恒久性。主人公站在河岸边，听着水流的声音，那种持续不断的轰鸣使他产生了一种超越世俗的感悟。在这里，水声不仅是环境描写的一部分，更是一种宗教体验的媒介，使得自然之音成为信仰体验的一种方式。

听觉在张承志的小说中还承担着强化情感体验的功能。声音不仅可以传递宗教的神圣性，也可以表现人物内心的信仰震荡。在《金牧场》中，风吹过草地的声音、远方传来的祷告声，以及沉默中的细微声响，共同构成了一种听觉上的精神体验。这些声音并不是单纯的环境背景，而是与人物的情感紧密相关，使信仰的表达更加丰富和立体。特别是在信仰危机的时刻，声音的变化往往成为人物精神状态的外在表现。例如，在《黑骏马》中，当主人公陷入内心的挣扎时，草原的寂静变得格外突出，这种听觉上的“空白”反而强化了他的孤独与精神困惑。在这里，听觉不仅是一种感官体验，更是一种情感的象征，使得信仰的体验更加深刻。

张承志的听觉叙事往往与视觉叙事相辅相成，共同构建神圣性的文学空间。在自然景观的描写中，视觉的辽阔与听觉的震撼相结合，使得神圣体验更加立体。例如，在《北方的河》中，黄河的雄伟形象与其汹涌的声音相得益彰，使其神圣性得以强化。同样，在宗教仪式的描写中，视觉上的庄严氛围与听觉上的诵经声共同作用，使得仪式的神圣感更加真实可感。这种多感官叙事不仅增强了小说的艺术表现力，也使得信仰体验更具沉浸感，使读者能够在阅读过程中真正感受到宗教神圣性的震撼。

3.3 触觉与信仰体验

在张承志的小说中，触觉不仅是人物感知世界的重要方式，更是信仰体验的关键维度。相较于视觉与听觉的直观性，触觉是一种更为亲密和内在的感知，它不仅增强了小说的现实感，还赋予了宗教体验以更深刻的身体性，使信仰从抽象的理念转化为具体的感知实践。在张承志的叙述中，风的吹拂、泥土的温度、经书的质感、祷告时额头触碰地面的感受，都是信仰体验的重要媒介。触觉不仅是人与自然、人与物理世界的联结，更是人与神圣、人与信仰之间的桥梁。

自然环境中的触觉体验在张承志的小说中占据了重要位置。草原、河流、沙漠等自然空间，不仅是视觉上的壮丽景象，更是通过触觉传递出独特的宗教意涵。在《黑骏马》中，主人公骑马在草原上疾驰，风刮过他的面颊，寒冷刺痛的感觉使他意识到自身的渺小，而草原的辽阔无垠则带来一种与天地相融的神秘感。在这里，风的触感不仅是对自然的感知，更是一种精神体验，使人物在身体的感知中产生敬畏与超越的情感。同样，在《北方的河》中，主人公用手触摸黄河的水流，冰冷刺骨的触觉让他体会到黄河的壮阔与神圣性。在这一刻，水不仅是自然的存在，更是一种宗教象征，触摸黄河的过程成为一种象征性的洗礼，使人物在

感知中完成自我净化与精神升华。沙漠的体验同样充满了宗教意涵,在《金牧场》中,炽热的沙粒在指尖流动,沙漠的炽热与粗粝让人感受到一种纯粹的孤独,而这种孤独正是通向信仰的重要契机。触觉的直接性使自然体验与宗教体验紧密结合,使得信仰不再只是概念上的存在,而是可以被肌肤感知、被身体铭刻的精神实践。

除了自然环境,宗教仪式中的触觉体验更是信仰表达的核心。祷告时的身体姿态、跪拜时额头触碰地面的感受、手指在经书上摩挲的细节,这些都构成了信仰的具体体验。在《心灵史》中,祷告的描写不仅包括视觉与听觉的元素,更强调了身体的触觉感知。信徒在清真寺中跪拜,额头触碰地面的那一瞬间,冰冷的地面让他们产生谦卑与敬畏的感觉,这种触觉的直接性使信仰体验更具现实感。在这一过程中,信仰不仅是心灵的寄托,更是一种身体的实践,触觉成为人与神圣之间最直观的联系。同样,在《金牧场》中,主人公在长途跋涉后,用手抚摸额头的汗水,这一简单的触觉动作不仅表现了身体的疲惫,也象征了信仰中的坚持与忍耐。触觉的细节不仅增强了小说的真实感,也使得信仰的体验变得更加具体而深刻。

触觉体验还强化了信仰在身体层面的沉浸感。在张承志的小说中,许多宗教信仰的表达方式都涉及到触觉的体验,例如清真寺墙壁的冰冷质感、斋戒时空腹的饥饿感、在寒冷的夜晚裹紧袍子的温度变化,这些细节都使宗教体验更加可感。在《金牧场》中,主人公在夜晚的草原上行走,寒冷的空气使他的皮肤紧绷,而这一感受与他内心的孤独相互映照,形成了一种内外统一的宗教氛围。在这里,寒冷不仅是身体的体验,更是一种信仰的象征,使人物在身体的感知中深入理解信仰的意义。同样,在《北方的河》中,主人公在黄河边用手触摸土地,那种粗糙而坚硬的质感象征着民族的历史与信仰的坚韧,使触觉成为记忆与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

触觉的体验在张承志的小说中往往与苦难的叙述相结合,使信仰的体验更加深刻。宗教不仅是一种精神的慰藉,也是一种通过身体体验得以深化的存在。在《心灵史》中,人物在艰难行走时,双脚踏在冰冷的土地上,鞋底的磨损、脚趾的刺痛都成为他们信仰坚定不移的象征。这种身体的苦难不仅是一种生理上的挑战,更是一种精神上的历练,使人物在触觉的感知中完成信仰的升华。同样,在《金牧场》中,人物在干旱的环境中舔舐干裂的嘴唇,这一微小的触觉体验象征着人类在信仰旅途中的坚持与忍耐。通过这种细腻的触觉描写,张承志不仅表现了人物的身体状态,更深化了信仰在生命体验中的重要性。

张承志的触觉叙事与视觉、听觉相互融合,构建了一个多感官的宗教体验世界。在他的小说中,视觉提供了信仰的象征性,听觉强化了宗教氛围,而触觉则使信仰的体验更加具体和深刻。触觉的直接性和身体性,使得信仰不仅是一种抽象的理念,而是一种可以被感知和体验的现实。在《北方的河》中,黄河的水流既是一种视觉壮观,又是一种听觉震撼,同时,当人物用手触摸河水时,冰冷的触感让信仰体验达到了最直接的层面。这种多感官叙事使得信仰体验更具沉浸感,也使神圣性成为一种可感、可触的现实。

3.4 多感官交织的神圣体验

在张承志的小说中,感官体验并非孤立存在,而是通过视觉、听觉、触觉等多重感官的交织,构建出一种整体性的宗教氛围。这种多感官叙事不仅增强了文本的艺术表现力,也使宗教神圣性成为一种沉浸式的体验,使信仰不再仅仅停留于抽象的理念,而是以具体的感知方式呈现。在这一过程中,视觉提供了象征,听觉塑造了氛围,触觉强化了信仰的身体性,而这些感官相互融合,共同建构了张承志小说中特有的神圣世界。

在自然景观的描绘中,多感官的交织尤为显著。例如,《北方的河》中对黄河的描写不仅仅是视觉上的壮观,更伴随着汹涌澎湃的水声以及河水冰冷刺骨的触感。当主人公站在黄河岸边,目之所及是奔腾的河流,耳畔回响着激荡的涛声,而当他俯身触摸水面时,冰冷的触觉直达内心,使得这一刻成为一种神圣体验的象征。这种体验不仅仅是外部的景观描写,更是一种内在的信仰震撼,象征着黄河作为文化与信仰之源的超越性意义。在这里,视觉、听觉和触觉相互交织,使黄河不仅是一条河流,更是一种精神象征,承载着民族记忆与宗教情感。

在宗教仪式的书写中,张承志同样通过多感官的融合展现神圣氛围。《心灵史》中对祷告场景的描写便是一个典型例证。信徒们在清真寺中跪拜,阳光透过穹顶洒落在地面,形成神圣的光影,这种视觉效果使整个空间充满敬畏感。同时,祷告者的诵经声在空旷的清真寺内回荡,低沉而深远的吟诵营造了一种超越世俗的氛围。而在触觉层面,额头触碰地面、双手紧贴胸口的动作,使祷告成为一种身体化的信仰实践。这种视觉、听觉与触觉的融合,使祷告不再仅仅是一种宗教仪式,而是一种沉浸式的神圣体验,使人物在感官的交织中获得灵魂的安宁与超越感。

在人物的精神体验中,多感官的交错更是强化了信仰的深度。在《黑骏马》中,主人公在草原上独自骑行,辽阔的天地在视觉上呈现出一种无限的开阔感,风的呼啸声填满了耳朵,而寒冷的空气刺痛皮肤,使身体感知到草原的辽远与神秘。这一刻,自然成为信仰体验的载体,人物的孤独与自然的广阔相互交融,使得信仰不再仅仅是一种理性认知,而是深深植根于身体的感知之中。这种体验不仅让人物意识到自身的渺小,也让他感官的震撼中感受到神圣的召唤。

多感官的交织还体现在张承志对民族文化的书写之中。在《北方的河》中,黄河不仅仅是一条地理意义上的大河,更是通过视觉的波涛汹涌、听觉的涛声震耳、触觉的冰冷水流,构成了一种文化象征,使得黄河成为民族精神的具象化表达。同样,在《绿夜》中,夜晚的草原不仅仅是一个空间,更是通过微光的视觉感知、夜风的吹拂、草叶的触感,以及远方传来的吟唱声,构成了一种富有宗教意味的氛围。这种多感官的结合,使得文化体验与信仰体验相互交融,使小说在叙事层面上既具备民族文化的厚重感,又充满了宗教精神的深远意境。

4. 感官叙事的文学与文化意义

4.1 文学意义: 感官叙事与张承志的小说风格

张承志的小说创作以独特的感官叙事构建其文学风格,这一叙事方式不仅增强了作品的审美张力,也深化了其宗教表达与文化象征。通过视觉、听觉、触觉等多重感官的细腻描写,他创造了具有强烈现场感和情感共鸣的文学世界,使小说在情感传递、思想表达和文化塑造上展现出独特的艺术特质。感官叙事不仅是张承志小说中的表现手法,更是其文学结构和叙事逻辑的重要支撑,它将人物的信仰体验、文化认同和精神追寻具体化,使作品在艺术性与思想性之间达成平衡。

在张承志的小说中,自然景观的感官描写尤为突出,成为强化文学空间与情感氛围的重要方式。视觉体验塑造了宏大而富有意蕴的文学场域,例如《黑骏马》中对草原的描绘,辽阔的绿色大地、空旷的蓝天、光影的变幻,构成了极具诗意的画面,使草原不仅成为人物活动的背景,更承载了超越世俗的象征意义。草原的广袤与天空的深邃,使人物在视觉感知中获得精神上的敬畏与超越感,信仰的力量也因此得到形象化表达。同样,《北方的河》中黄河的视觉描绘,通过波涛汹涌的水流、混浊的色泽与不断变幻的光影,将黄河塑造成民族精神的象征,使其既是自然的存在,也是文化与信仰的隐喻。这些视觉意象不仅增强了小说的审美感染力,也使文本在情感与思想的表达上更具层次感。

听觉和触觉的叙事同样在张承志的小说中占据重要地位,进一步丰富了作品的感官维度。在《心灵史》中,穆斯林的祷告场景通过听觉与触觉的结合,展现了一种神圣而庄重的宗教体验。诵经声在清真寺内回荡,声音的层次与节奏感强化了信仰的仪式感,而跪拜时身体触碰地面的坚实感,使宗教体验不仅停留在心理层面,更通过身体感知得以具象化。这种细腻的感官叙事,使信仰不再只是抽象的宗教理念,而是与人的感知经验深度融合,使读者在阅读中能够“听见”信仰的召唤,“触摸”宗教的庄严。在《金牧场》中,沙漠的触感描写则进一步强化了自然与信仰的关系。炙热的沙粒、夜晚的寒冷、风的流动,使沙漠成为考验意志与信仰坚定性的空间。主人公在触觉的感知中经历信仰的磨砺,最终获得精神的升华。

张承志的感官叙事不仅增强了作品的情感表现力,也在人物塑造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的小说往往通过人物对外部世界的感官体验,展现其内心的信仰历程与精神转变。例如,在《北方的河》中,主人公面对黄河的咆哮声与冰冷的水流,其感官体验不仅反映了对自然的敬畏,也象征了他对自身命运的思考。感官描写在这里成为人物情感表达的媒介,使读者能够通过具体的感知进入人物的精神世界,体验其信仰的挣扎与文化身份的认同。与传统的心理描写不同,张承志的叙事方式让人物的精神活动通过感官体验得以展现,使小说更具沉浸感与感染力。

感官叙事的广泛运用,使张承志的小说在艺术表现上具有鲜明的抒情性与象征性。他的作品不仅注重现实主义的描绘,也通过感官的象征化表达,使文本超越现实层面,进入精神与信仰的境界。例如,《绿夜》中对夜色的视觉描写,既展现了环境的神秘与静谧,也象征

着信仰的未知与探索。在夜色中, 远方微弱的绿色光芒成为希望的象征, 人物的目光所及之处, 正是其信仰追寻的方向。视觉、听觉与触觉的交融, 使这一意象具有多重解读空间, 既可以是现实的描绘, 也可以是信仰体验的象征性表达。这种感官叙事的象征性运用, 使张承志的小说在现实主义与象征主义之间达成独特的平衡, 既展现了真实的生活质感, 又提供了更深层次的精神体验。

此外, 感官叙事与民族文化表达的结合, 使张承志的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他的作品不仅是个人信仰的书写, 也承载着回族文化与民族认同的表达。例如, 《金牧场》中沙漠的描写, 不仅再现了自然环境的恶劣, 更通过触觉与视觉的结合, 展现了回族文化在极端环境中的坚韧与适应力。滚烫的沙地与夜晚的寒冷形成强烈对比, 这种感官体验象征着信仰追寻的艰难与超越, 使读者在感知自然的同时, 也能够体会到文化记忆的深刻性。感官叙事在这里不仅是艺术手段, 更成为文化象征, 使张承志的作品成为民族文学的重要代表。

4.2 文化意义: 感官、信仰与民族文化认同

张承志的小说以感官叙事为媒介, 构建了信仰表达与民族文化认同之间的紧密联系。这种叙事方式不仅使少数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得以生动呈现, 也通过人物的感知经验展现了文化记忆的内化过程。在他的作品中, 视觉、听觉、触觉等感官体验不仅是叙事的重要手段, 更成为文化认同与精神传承的象征性载体, 使得个体的情感体验与民族文化的集体意识相互交融, 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学表达。

自然景观在张承志的小说中不仅仅是环境描写的对象, 更成为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象征。他通过感官叙事强化人物与自然之间的联系, 使自然成为文化传承的具象表达。在《黑骏马》中, 草原的辽阔不仅是一种视觉震撼, 更通过细腻的触觉描写, 如柔软的草地、骏马鬃毛的质感, 唤起人物对家园和民族文化的深刻认同。草原在小说中不仅是生存的空间, 更象征着蒙古族的精神自由与文化传承。主人公在感知草原的过程中完成了自身身份的认同, 而草原的广袤、风的流动、天际线的无限延伸, 则成为民族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这种通过感官体验构建的文化象征, 使得自然不再只是客观的物理存在, 而成为民族精神世界的象征性符号。

除了自然景观, 宗教仪式和信仰体验也是张承志感官叙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教不仅是一种信仰体系, 也是一种文化身份的体现。在《心灵史》中, 清真寺的穹顶、祷告垫的触感以及诵经声的回荡, 共同构建了一个充满神圣感的宗教空间。祷告过程中, 人物的肢体动作、双手的姿态、触碰地面的质感, 这些细腻的感官描写, 使得信仰体验变得可感可触, 同时也强化了宗教仪式作为民族文化象征的重要性。信徒通过身体与环境的互动, 不仅完成了宗教仪轨, 也在这一过程中强化了自身的文化认同。张承志的感官叙事, 使得宗教体验超越了单纯的宗教层面, 成为民族记忆与文化传承的重要表达方式。

在现代性背景下, 感官叙事还成为张承志表现信仰与民族文化如何在变迁中调整与适应的重要途径。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发展对少数民族文化与传统信仰提出了挑战, 而张承志的作品通过感官体验展现了这一矛盾的存在。在《北方的河》中, 黄河不仅是一条自然河流,

更是民族文化和信仰力量的象征。小说通过黄河的视觉呈现、听觉回响以及触觉体验,构建了一种深厚的文化意象。然而,现代社会的介入使得黄河所承载的文化意义面临削弱,小说中的人物在接触黄河的过程中,不仅是在与自然互动,更是在寻找民族文化的根源。这种基于感官体验的文化书写,使得黄河成为连接传统与现代的重要桥梁,展现了信仰与文化在现代语境中的再塑过程。

张承志的感官叙事不仅是一种文学手法,更承载着强烈的文化象征性,使其小说在文化表达上呈现出高度的仪式感与象征性。《金牧场》中,主人公通过触摸草原的泥土、凝视日出的金色光芒,感受到人与自然、人与信仰之间的深刻联结。这种通过身体感知形成的仪式性体验,不仅使小说的叙事结构更具文化层次,也使得作品成为民族文化精神的一种象征。感官体验在这里不再只是个人经验,而是民族文化与信仰传统的象征化表达,使得个体的信仰体验与集体的文化身份认同紧密结合。

感官叙事还增强了张承志小说对少数民族文化生命力的展现。通过自然景观的描绘和日常生活的感知体验,他成功地使少数民族的生活智慧、价值观与信仰体系具象化。例如,在《金牧场》中,沙漠的滚烫砂石与夜晚的清凉微风,通过触觉描写展现了回族文化在极端环境中的适应性和韧性。沙漠的干燥与夜风的流动,不仅构成了自然景观的真实感,更通过感官体验象征着信仰在苦难中的坚守。这种通过感官细节展现文化意义的方式,使得张承志的小说在现代语境中成为少数民族文化的有力表达,使读者在感知体验中理解并认同少数民族文化的独特价值。

4.3 现代性反思: 感官叙事与去神圣化的抗衡

张承志的小说通过感官叙事回应现代性背景下的去神圣化趋势,试图在文学空间中重建人与自然、人与信仰之间的神圣联系。现代社会的发展带来了理性化、消费主义和技术至上的潮流,使传统文化、宗教信仰与人文精神逐渐被边缘化,导致个体与世界之间的疏离感加深。在这一背景下,张承志的作品并未止步于对现代性的批判,而是通过细腻的感官描写,在文学层面尝试“再神圣化”,使信仰和文化重新获得感知的可能性。这种对抗去神圣化的努力,不仅表现为文学技法的创新,也构成了对现代社会精神危机的深刻反思。

在张承志的叙述中,自然景观不仅是审美对象,更是神圣性的承载者。现代社会的技术发展使自然日益被物化,人类与自然的精神联系逐渐瓦解,而张承志则通过感官叙事重建自然的神圣意义。《黑骏马》中的草原不仅通过视觉上的广阔无垠展现其壮丽,还通过触觉与嗅觉的描写,使自然成为一种可感知的神圣存在。风拂过草原,带来青草与泥土的气息,骑手的手掌触摸到马鬃的温热,阳光投射在远方的地平线上,形成光影交错的画面——这些细节并非单纯的景物描写,而是通过感官体验,使自然成为神圣性的象征。草原不仅是蒙古族生存的空间,也是精神世界的寄托,承载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化理念。在张承志的笔下,这种感官体验超越了纯粹的物理感知,转化为对天地、人类与信仰关系的深刻思考,成为抵抗现代性物质化倾向的重要方式。

宗教体验同样在张承志的感官叙事中获得强化,使其在现代社会的语境下焕发新的生命力。随着世俗化进程的加速,宗教逐渐被压缩到私人领域,其公共性与集体文化价值不断被削弱。然而,张承志通过文学叙述,使信仰重新成为可感知、可体验的存在。在《心灵史》中,祷告场景不仅通过视觉细节展现信徒虔诚的姿态,还通过听觉和触觉的交织,使宗教仪式的神圣氛围具体化。光线穿透清真寺的穹顶,投下斑驳的影子,诵经声低沉而悠远,在空间中回响,祷告者的额头触及祷告垫,感受到细微的质感,这些感官体验构成了信仰的真实感,使神圣性不再是抽象的理念,而是具体可感的存在。通过感官叙事,张承志不仅展现了宗教仪式的庄严性,也在现代性的压力下,为信仰提供了一种“再神圣化”的文学可能,使其超越个体体验,恢复其文化与社会层面的意义。

张承志的感官叙事不仅重塑了信仰体验,也成为他批判现代性“去神圣化”趋势的重要手段。马克斯·韦伯(2010, p. 151)在其现代性理论中指出:“理性化与科学的发展使传统的神秘性与神圣性逐渐消解,世界进入‘祛魅’的阶段。”然而,张承志并未接受这种单向度的现代性叙事,而是通过感官描写在文学层面展开反抗。例如,在《北方的河》中,黄河不仅是自然景观,更是民族文化与信仰的象征。通过视觉、听觉与触觉的结合,张承志赋予黄河一种超越日常经验的力量——水流奔腾的声响、河面上的光影变化、手触河水时的冰冷触感,使黄河成为一种可感的文化象征。面对现代性带来的文化同质化和传统信仰的衰微,张承志通过这些细节,试图重建人与文化、人与信仰的精神联系,使黄河不仅作为物理实体存在,更成为民族记忆与精神信仰的载体。这种对自然、信仰与文化的“再神圣化”实践,展现了文学在现代性危机中的反思力量。

在现代社会的个人主义和消费文化浪潮中,传统的集体文化逐渐被市场逻辑所侵蚀,民族身份认同与文化共同体的概念日益受到挑战。张承志的感官叙事不仅强调个体与信仰的关系,也通过个体的感知体验,重申集体文化的存在与意义。在《金牧场》中,主人公在辽阔的牧场上行走,手掌触及草地的露水,目光投向远方的晨曦,这些感官细节不仅展现了自然景观的美感,也通过个体的身体经验,使文化记忆得以延续。草原的触感、晨曦的光影、空气中的草木气息,构成了人与文化之间的感官联系,使民族文化不仅存在于历史叙事中,更在感官体验中得到确认。张承志以此对抗现代性的文化碎片化倾向,使感官体验成为文化认同的媒介,并通过文学的方式强化民族文化的连续性。

在张承志的小说中,感官叙事不仅作为审美手段存在,更在现代性危机的背景下,成为对抗精神疏离与价值解构的重要方式。现代性的进程带来了技术进步与物质繁荣,但同时也伴随着精神信仰的衰退和文化根基的动摇。张承志的作品通过感官体验,使信仰、文化与自然重新焕发生命力,为现代社会提供了一种超越物质主义的可能性。在《金草地》中,主人公触摸沙漠炽热的砂石,感受夜风带来的清凉,这种感官体验不仅是对自然的感知,更是一种对生命意义的体悟。通过这些细腻的感官描写,张承志在文学层面回应了现代社会的精神危机,提示了一种超越技术理性和消费文化的生存方式,使个体能够在感知与信仰的交汇处找到精神的归属。

5. 讨论

5.1 感官经验与神圣性的建构: 理论视角下的文本再审视

张承志小说中的感官叙事不仅是审美层面的修辞手法, 更在宗教表达与文化象征中发挥着深刻的结构功能。通过视觉、听觉、触觉等感知维度, 张承志建立了一个充满神圣氛围的文学世界, 而这一叙事策略的学理价值, 需放置在感知哲学与宗教现象学的理论背景下加以探讨与深化。

梅洛-庞蒂的感知现象学强调身体是知觉的中心, 个体通过感官体验与世界建立存在性的关系。这一理论打破了主客二分的传统认知范式, 认为“感知即存在”(梅洛-庞蒂, 2001, p. 124), 身体不仅是经验的载体, 更是意义的生成场。在张承志的文本中, 宗教体验正是借助具体的感官活动——如祷告时身体的跪拜、诵经时耳中的低吟、触摸草原或河水的冰凉——而得以显现。这种通过身体感知来实现精神连接的方式, 与梅洛-庞蒂所言“身体即感知世界之所”的观点高度契合。信仰的体验, 不再是抽象理念的内化, 而是与物质世界交织而成的感性建构, 是一种“沉浸于经验之中”的信仰形态。

此外, 米尔恰·伊利亚德关于宗教神圣性的论述为我们理解张承志感官叙事中的神圣空间建构提供了坚实基础。在《神圣与世俗》中, 伊利亚德指出(2002, p. 62) 神圣空间通过象征与仪式被“区别化”出来, 构成人类对秩序、意义与超越的精神回应。张承志笔下的草原、黄河、清真寺等空间, 皆因特定感官体验(如黄河水声的轰鸣、草原风的呼啸、祷告仪式的静默)而被赋予了神圣性的张力。这些空间通过视觉与听觉被“神化”, 成为人物灵魂归属、信仰实践与文化记忆的共同场所。

值得强调的是, 张承志的神圣性建构并非静态的宗教图腾或象征符号, 而是与人物的内在经验紧密相联, 体现出一种“生成性的神圣性”。在这一过程中, 感官经验不是对神圣的感知结果, 而是神圣得以显现、得以建构的媒介。信仰不再是先验性的真理, 而是通过感知被经验化、被身体化、被日常化的存在方式。这种处理方式也正是伊利亚德所谓“神圣通过世界的物象不断显现”的文学实践, 它在张承志笔下成为既有宗教根基, 又具有强烈文学感染力的表现形式。

5.2 与前人研究的对话: 宗教、民族与感官文化的多重交汇

张承志小说中感官叙事的宗教维度, 在近年来的文学批评中逐渐获得关注, 但仍主要集中在宗教主题的价值讨论, 较少深入感知结构本身的文学功能。既有研究多强调伊斯兰文化与少数民族精神在其作品中的深厚影响, 例如顾广梅提出张承志通过文学传达“民族信仰共同体”的精神使命, 但对这一共同体如何通过身体与感官经验构成, 则分析尚显不足。

在其作品中, 信仰并非仅以教义或观念形式出现, 而是依附于人物与世界互动的每一个感知层面。《心灵史》中的仪式细节不仅有视觉的铺排, 也通过触感的强化(如跪拜、伏地)与声音的重复(如诵经声的震颤)引导读者进入信仰的沉浸体验。若以感知哲学视角重

读这些文本,张承志不仅在讲述信仰的力量,更是在重建一种“身体如何感受神圣”的路径。

关于民族文化的表达,黄发有等人强调张承志的草原叙事所蕴含的游牧精神与文化自觉,视其作为一种地理空间与精神象征的结合。但通过感官叙事视角可进一步发现,草原并不仅是象征性的“远方”或“精神高地”,它在小说中是一种真实可感的经验场域。草的触感、风的质地、马蹄击地的节奏,这些都构成了主人公对民族文化的身体记忆。在张承志笔下,民族认同并不是单向度的意识觉醒,而是在日常感知中持续被强化、被内化的生活方式。

在对其自然描写的研究中,已有一些学者指出其叙述风格的抒情性与诗意倾向,但感官维度常被看作背景性的修辞手法,而非叙事核心结构的一部分。事实上,通过感官触点构建的宗教氛围与文化情感,恰恰是其作品得以在多重文化语境中引发共鸣的关键所在。这一特质使得张承志的小说不仅具有文学意义,也具备宗教学、民族学与感官文化研究交叉领域的重要价值。

因此,本文以感官体验为切入点,试图打通宗教信仰、民族认同与文学叙事之间的界限。在与前人研究的对话中,既延续了对其文化主题与宗教精神的关注,也提出了感官体验作为文本意义生成核心的新视角。这一转向不仅有助于拓展对张承志文学世界的理解,也为当代宗教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打开了新的理论路径。

5.3 神圣的触感: 感官叙事与文化精神的再连接

张承志的感官叙事实践与现代感知哲学之间形成了有力的共振,特别是与梅洛-庞蒂的身体感知观念密切契合。在梅洛-庞蒂看来,感知不是关于世界的再现,而是与世界的共存,是身体在世界中的定位方式。张承志作品中所呈现的触觉、听觉与视觉的交织体验,正体现了这种“身体—世界”的不可分割关系。《黑骏马》中人物与草原的关系,并非抽象空间中的凝视,而是奔跑、接触与风中前行中的身体参与。这种“沉入世界的身体”经验,使得信仰不再只是认知行为,而是“被感知的信仰”:它在风的力度中,在水的寒凉中,在土壤的粗粝中被体验,并在此过程中获得了存在的确定性。

这种身体化的宗教经验,也与生态文学的伦理维度形成呼应。在当代生态文学研究中,自然常被视为受伤的他者,而张承志笔下的自然,却往往以具有神性、伦理性乃至主体性的面貌出现。自然不仅是宗教情感的触发者,更是宗教感知的参与者。这一点在《北方的河》中表现尤为明显。黄河并非静默的自然对象,而是一种与人物共同呼吸、共同见证历史的“活体存在”。人与黄河的触感联系,不是浪漫主义的象征修辞,而是一种生态-宗教叙事实践,即通过自然建构宗教神圣性的文学方式。这种方式超越了传统的写实与象征二分,也使感官叙事具有了文化批评的深度。张承志作品中的神圣性,不再依赖超越性概念的预设,而是扎根于日常感知经验之中。在面对现代性带来的价值真空与信仰断裂时,这种基于身体、经验与感知的信仰建构,提供了一种有力的回应路径。

6. 结论与展望

6.1 研究总结

本研究以“触摸神圣：张承志小说中的感官体验与宗教表达”为核心议题，系统探讨了感官叙事在张承志文学作品中的多重作用，并分析了其在宗教表达、文学艺术与文化意义等方面的深远影响。通过文本细读与理论分析，本文围绕视觉、听觉、触觉等感官体验的多层次书写，深入剖析了张承志如何运用感官叙事构建神圣性，并借此展现信仰、文化认同与现当代批判等主题。

6.1.1 研究首先聚焦于视觉叙事，揭示张承志如何通过自然景观与宗教仪式的视觉呈现，使信仰与神圣性具象化。辽阔的草原、奔腾的黄河、荒凉的沙漠等自然意象，不仅构成作品的审美基础，更成为宗教精神的象征载体。与此同时，清真寺的光影变化、祷告仪式中的空间布局等视觉细节，则赋予宗教体验更为强烈的感知效果，使神圣性通过视觉感知得以深化。这些视觉描写超越了单纯的环境铺陈，成为信仰体验的重要通道，为作品赋予了深厚的精神内涵。

6.1.2 听觉叙事在张承志作品中的独特作用同样不可忽视。风声、诵经声、流水声以及寂静时的沉默氛围，共同构建了一种听觉上的宗教感知，使声音成为人与信仰之间沟通的媒介。特别是在宗教仪式的描写中，祷告的低声吟诵、风穿越草原时的回响，不仅赋予文本以强烈的空间感，同时强化了人物的宗教体验。张承志的听觉叙述往往与情感表达交织，使信仰的力量不再停留于抽象的观念层面，而是通过声音的震动与回响，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

6.1.3 触觉体验在张承志的小说中不仅塑造了人物与自然的互动，也赋予宗教体验以具体的身体感知。草地的柔软、黄河水的冰冷、沙漠的灼热，这些自然元素通过触觉描写，使人物的生存体验与文化认同紧密相连。同时，宗教仪式中的触觉描写，如额头触及祷告垫、双手拂过经书、叩拜时身体的屈伸等，使信仰的实践获得更为真实的感知维度。触觉的书写不仅增强了文本的沉浸感，也使宗教信仰的体验从精神领域延展至身体层面，形成一种完整的宗教知觉。

6.1.4 多感官叙事的交织构成了张承志小说中神圣体验的整体性书写。视觉、听觉、触觉的复合叙述，使读者能够在多重感知层面上体验文本的宗教氛围。例如，在黄河边的描写中，奔腾的水流不仅在视觉上展现出壮丽景象，同时伴随轰鸣的水声和冰冷的触感，使这一场景成为宗教性、文化性与生命体验交汇的空间。张承志通过多感官的融合，使宗教表达更具立体感，并为文学叙事提供了一种极富感染力的表现方式。

6.2 未来研究展望

尽管本文围绕张承志小说中的感官叙事与宗教表达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但这一研究领域仍具有广阔的拓展空间，未来可在多个方向上进一步深化研究。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关注和探索，以拓展感官叙事在文学、宗教、文化等领域的学术价值。

6.2.1 跨文化比较研究可以为感官叙事的文学表达提供更宽广的视野。张承志的作品深植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与伊斯兰信仰，但若将其与其他具有宗教表达特质的文学作品进行对比研究，能够更清晰地展现感官叙事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异同。例如，可以对比伊朗诗人鲁米的苏菲诗歌、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信仰的心理叙事、或加缪在《鼠疫》中对荒诞与超越的描绘，以探讨感官体验如何在不同文学传统中承担宗教象征与精神表达的功能。这一方向不仅有助于凸显张承志文学的独特性，也能够深化对感官叙事作为全球文学现象的理解。

6.2.2 感官叙事与生态文学的交汇值得进一步挖掘。张承志的作品对草原、河流、沙漠等自然景观的细腻描写，不仅承载了宗教意象，也反映了人与自然的深层关系。在生态危机日益加剧的当代世界，研究其小说如何通过感官叙事构建生态伦理，并探讨自然与信仰在文学中的互动，将为生态文学研究提供新的启示。未来研究可以结合生态批评理论，分析张承志如何通过视觉、听觉、触觉等感知方式，使自然成为宗教与文化体验的重要载体，并进一步探讨这种书写如何回应现代环境问题与生态哲学思考。

6.2.3 感官叙事与少数民族文化表达的关系需要更加系统的研究。张承志作品中的感官描写，不仅展现了个体的感知体验，也与特定民族的文化记忆、仪式传统密切相关。未来研究可以结合民族志方法，探讨不同民族在历史与现实语境中的感官文化传统如何在张承志作品中被转化为文学叙事，并进一步分析这一感官化表达如何在少数民族文学的整体发展脉络中发挥作用。这不仅有助于深化对张承志文学的理解，也可以扩展对感官叙事在少数民族书写中的普遍意义的认知。

6.2.4 从叙事学角度切入，对张承志感官叙事的结构与技法进行更为细致的分析，也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感官叙事不仅体现在内容上，更直接影响小说的叙事节奏、情感张力与读者体验。未来研究可以结合叙事学理论，例如焦点化分析、时间与空间叙事策略、读者接受理论等，探讨张承志如何通过感官描写引导叙述层次，并如何在人物塑造、情节推进及主题表达中实现感官叙事的独特功能。

6.2.5 感官叙事在当代社会文化语境中的意义亦值得进一步探讨。现代性的发展带来了信仰的私人化、文化的碎片化以及人的异化，张承志通过感官叙事重建人与信仰、人与文化的深层联系，这一尝试提供了重要的文学与思想资源。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分析，张承志的感官叙事如何在全球化，消费主义与技术理性日益强化的时代背景下，对去神圣化现象进行回应，并探讨感官叙事如何在当代社会发挥精神重建与文化认同的作用。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白草. (1999). 略论张承志的回族文化观. *回族研究*, (04), 37-40.
- 陈国恩. (1995). 张承志的文学和宗教. *文学评论*, (05), 15-24.
- 顾广梅. (2012). 论文学、民族与宗教的意义关联——以张承志的伊斯兰文化小说为例. *民族文学研究*, (04), 84-91.
- 何清. (1996). 从红卫兵到知青的民间转化——张承志创作的民间化趋向研究. *当代作家评论*, (01), 96-104.
- 黄发有. (1999). 游牧灵魂——张承志与草原文化. *中国文学研究*, (02), 60-65.
- 黄发有. (2014). 跨越与融合——张承志的小说美学. *创作与评论*, (22), 18-28.
- 旷新年. (2015). 从《心灵史》看张承志的写作. *文艺争鸣*, (06), 6-16.
- 李晨. (2024). 草原的辩证法与“文明发言人”的困境——重读《黑骏马》. *文艺理论与批评*, (05), 146-162.
- 李东芳. (2006). 世纪末的坚守——论张承志小说的文化选择. *理论与创作*, (01), 75-79.
- 刘复生. (2006). 另类的宗教写作: 张承志宗教写作的意义. *中国比较文学*, (03), 57-65.
- 马克斯·韦伯. (2010). *马克斯·韦伯社会学文集* (阎克文, 译). 人民出版社.
- 莫里斯·梅洛-庞蒂. (2001). *知觉现象学* (姜志辉, 译). 商务印书馆.
- 米尔恰·伊利亚德著. (2002). *神圣与世俗* (王建光, 译). 华夏出版社.
- 彭丽萍, & 王红昕. (2006). 寻找心灵家园的长旅——论张承志的文学创作与宗教情怀. *社科纵横*, (09), 129-130+12.
- 吴碧云. (1987). 张承志小传. *民族文学研究*, (05), 52-53.
- 许子东. (2021). 重读张承志的《金牧场》与《心灵史》. *文艺争鸣*, (05), 137-139.
- 杨宸. (2019). “寻根”的“歧路”: 论寻根文学对知青经验的转化——以《棋王》和《北方的河》为例.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11), 96-112.
- 张承志. (1991). *心灵史*. 广州花城出版社.
- 张承志. (2001). *黑骏马*. 山东文艺出版社.
- 张承志. (2015a). *北方的河*. 上海文艺出版社.
- 张承志. (2015b). *金牧场*. 上海文艺出版社.
- 张承志. (2015c). *西省暗杀考*. 上海文艺出版社.